

中西部不对称流动加剧，强者恒强，难免虹吸

20250508政经参考



生哥付费圈

时政/财经/认知/热点

历史1万+付费文立即获取
请加微信: xuetang7799

今天继续我们的人口系列专题。昨天咱们针对人口问题起了个头，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以及东部和东北的情况，今天咱们继续来分析一下中部、西南、西北等地区的情况，并从中找一找关键信号。

中部人口缩水百万

我们先来看看中部的情况。

我做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，主要统计了中部六省的常住人口增量，也就是总人口变化，自然增长人口和机械增长人口的变化情况，还有各个省份内前两大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。

A	B	C	D
中部省份情况			
省份	常住人口增量 (万人)	自然增长 (万人)	机械增长 (万人)
安徽	2.0	-13.7	15.7
湖北	-4.0	-18.3	14.3
江西	-13.0	-2.6	-10.4
河南	-30.0	-1.1	-28.9
湖南	-29.0	-19.9	-9.1
山西	-20.0	-4.8	-15.2

F	G	H	I
对应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变化(万人)			
合肥	14.9	芜湖	4.1
武汉	3.5	襄阳	0.1
南昌	10.2	上饶	-4.5
郑州	7.8	洛阳	10.4
长沙	10.4	衡阳	-6.3
太原	6.0	吕梁	-3.1

总体来看，2024年中部六省的常住人口总计减少了94万人。其中，安徽、湖北和湖南，主要是因为老龄少子化导致人口减少，而江西、河南和山西，则更多是因为外流导致人口减少。

我们进一步分析下中部六省的具体情况。

安徽是中部六省中唯一一个人口正增长的省份，虽然总人口只增加了2万人，但安徽的机械增长人口，也就是外来流入人口减去流出人口的数量，

达到了15.7万人。从省内城市来看，合肥增长了14.9万人，芜湖增加了4.1万人。这说明，在激烈的抢人大战中，安徽居然略胜一筹，不仅扛住了江浙沪的虹吸，还实现了人口净流入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
而安徽之所以能“抢人成功”，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一是风投式招商，合肥国资通过股权投资，把大量产业链招揽到本地。

比如面板、汽车、半导体等，给本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；二是梯度转移，招商来的产业并没有全部集中在合肥，而是在合理的梯度安排下转移到了马鞍山、亳州、滁州、安庆等城市。

也就是说，合肥没有让小兄弟们给自己“供血”，反而在给小兄弟们“输血”，这就形成了明显的就业分层，使得不同学历的人口基本都能在本地能就业。事实上，安徽已经成为中部一个耀眼的新星，回头有机会我会单独讲下安徽。

接着说说人口大省河南，一年少了30万人，机械增长人口，也就是外来流入人口减去流出人口的数量，就占到了28.9万人，大部分人都流向了江浙沪和北京。河南在人口高峰时期，人口接近1亿，但2020年起人口开始往下走，并连续四年下降。

接下来说山西，之前总有山西的同学让我说一下这个地方，我对山西很熟，但确实不好说。山西属于“人口小省”，本地人口只有3000多万，在2000-2010的黄金十年里，山西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靠煤吃煤，但随着进入新发展阶段，山西本地大量的中小城市面临转型困境，产业不断流失，2024年一年山西少了20万人，主要是外迁到了京津地区或湖北地界。

而剩下的湖南、江西、湖北三省，其实是处于“三面埋伏”的境地，东边有长三角，南边有珠三角，西边则是成渝经济圈，所以大量的人口会选择出省务工。

虽然三省同样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，但是有本质差别，湖北主要是因为老龄少子化程度高，导致人口减少，但机械增长人口，就是流入减去流出人口的数量，还是高达14.3万的；江西则主要是因为人口流出多，流入减去流出人口是10.4万人；而湖南则是两者都占，自然增长减少了19.9万人，机械增长减少了9.1万人。

总的来说，湖南、江西、湖北人口减少的结构区别，还是因为经济。

湖北经济总量在6万多亿，湖南只有5万多亿，江西更是只有3万多亿。湖北打造的武襄宜，就是武汉、襄阳、宜昌经济圈，也明显超过湖南的长株

潭，长沙、株洲、湘潭，和江西的南九赣，南昌、九江、赣州，经济吸引力是抵抗虹吸的重要因素。

另外，我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还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中小城市面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变弱，而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在变强，小城市，正在面临更大的窘境。

还是那句话，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第一次城镇化，已经接近尾声，而人口从中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，正在到来。

西部省份不对称流动

接下来说说西部省份，先说西南地区，主要包括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西藏六省。我把六个省份和各自省会城市的人口变化数据图，也放在了文稿中。

A	B	C	D
西南省份情况			
省份	常住人口增量 (万人)	自然增长(万人)	机械增长(万人)
四川	-4.0	-25.3	21.3
重庆	-1.0	-9.2	8.2
贵州	-5.0	11.6	-16.6
云南	-18.0	0.8	-18.8
广西	-14.0	4.4	-18.4
西藏	5.2	3.1	2.1

F	G	H	I
省会常住人口变化(万人)			
成都	7.1		
重庆	-1.0		
贵阳	19.9		
昆明	0.7		
南宁	未公布	但2023年南宁人口增量为4.91万人	
拉萨	-0.2		

从自然增长人口，就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数量情况来看，经济较强的四川、重庆，自然增长人口减少比较多，老龄少子化情况比较突出；而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西藏的自然增长人口则是正增长，特别是贵州，自然增长人口一年增长了11.6万人。背后原因可能有两个：第一是这些省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，一般会比汉族生更多的孩子；第二，这些省份相对欠发达，养育成本低，也比较“敢生”。

而从机械增长人口，就是流入减去流出的人口来看，情况则是反了过来，经济强的四川、重庆，机械增长人口非常多，分别达到了21.3万人和8.2万人，而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三省则是净流出，机械增长人口都超过了-16万人。

而从城市的角度来看，西南各省也都是典型的强省会模式。除了拉萨以外，西南各省的人口也都有向省会集中的趋势，成都增长了7.1万人，昆明

增加了0.7万人，贵阳则破天荒地增加了19.9万人。

所以强省会模式其实是内陆省份的共性，因为资源有限，所以必须要集中资源供养出一个“带头大哥”，让大哥先起飞，所以省会城市做大，基本是必然的结果。

而东部省份，由于资源、资金、机会更加充足，所以发展模式也更加多元化。比如江苏13个地级市是“十三太保”，个个都能打；浙江是三点带一面，杭州、温州、宁波一起挑大梁；广东是“两极+梯度”模式，广州、深圳是两个增长极，珠海、佛山、东莞是第二梯队，梅州、惠州、潮汕等是第三梯队。

说完了西南，我们再来看看西北的六个省份，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宁夏和内蒙古。

A	B	C	D
西北省份情况			
省份	常住人口增量 (万人)	自然增长 (万人)	机械增长(万人)
陕西	1.0	-2.7	3.7
甘肃	-7.1	-2.2	-4.9
新疆	24.8	8.8	16.0
青海	-1.0	1.6	-2.6
宁夏	0.0	3.3	-3.3
内蒙古	-8.0	-6.8	-1.2

F	G	H	
省会常住人口变化(万人)			
西安	8.9		
兰州	1.1		
乌鲁木齐	未公布		
西宁	-0.4		
银川	未公布		
呼和浩特	3.5		

西北各省里，陕西的人口维持微增长，其中，陕西省会西安的电子通信产业，在西部城市中较为发达，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，2024年西安市增加了8.9万人。

接下来很特别的是新疆，它是人口的“双份赢家” 不仅自然增长人口，就是出生减死亡人口有8.8万，机械增长人口，就是流入减流出人口，更是达到了16万，这背后和国家战略是密不可分的。新疆要成为西部粮仓，要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，还要保证新疆的安全稳定，所以大量的资源流向了新疆地区，这和四川成为国家战略腹地是一样的道理。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，资源注入地区，而人口则随着资源流动。

内蒙古则是“双减”，自然增长人口减少了6.8万，机械增长人口还流出了1.2万，蒙东和蒙西地区的人口占比

下降，赤峰、呼伦贝尔、通辽等传统农业依赖、产业单一的地区人口，则持续外流。而区域协同联动发展的呼包鄂乌地区，也就是呼和浩特市、包头市、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，占比在持续提高，尤其呼和浩特、包头、鄂尔多斯等经济强市，凭借产业升级、高收入及优质的公共服务，推动人口集聚。

至于剩下的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的人口变动原因，限于篇幅，我这里简单解释一下。

甘肃和山东比较相似，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，艰难转型之下，就业机会减少，所以2024年甘肃少了7.1万人，其中河西的武威、张掖，陇中的定西、白银和陇东南的天水、庆阳等地，都成为人口外流比较多的地区。而宁夏和青海都是“人口小省”，宁夏是730万人口，青海大概是590万，他们的人口趋势也比较相似，自然增长是正的，而机械增长则是净流出，属于是“愿意生但是留不住人”。此外，青海的人口近年来在逐步向东北角转移，那里有更好的自然资源，而宁夏的人口在不断向银川转移，属于强省会模式。

西南、西北这些省份，和我们前面总结的中部省份的人口规律其实是一样的，人口会向着资源更丰富、经济更

发达的地区转移，也会向省内的省会城市转移。

此外，西北和东北的人口转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环境因素，人口会向着环境更宜居的地方转移。

人口变动，强者恒强

说完了所有的地区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全国人口变化的一些特点和趋势，我总结成了六点。

第一，1962—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，退出劳动力市场，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在远去。不过未来，这批要大量退休的富裕老年人，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新人口红利，未来银发经济很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内需，至少是之一。

第二，中国的出生人口在2016年见顶，人口已经成为存量竞争的要素，各省的老龄少子化现象正在普遍化，未来的城市谁能抢到更多的人口，谁就有持续发展的基础。楼市大分化的本质，就是人口，尤其是年轻刚需人口流向的分化。

除了特殊的北京、上海之外，年轻人越多的城市，越是有未来的城市，同时也越是对年轻人友好，年轻人能分到城市发展财富的城市。

第三，人口的分化未来会越来越集中，中国目前是四个经济增长极，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，位于

这些大都市圈周边的省份，人口会被持续虹吸到都市圈中去。

比如江西人口向江浙沪转移，东北和内蒙人口向北京地区转移。这个过程中，中西部的大量小城市，会越来越尴尬，房价也是如此。

第四，经济发达地区内部，随着产业的外溢，人口有向低能级城市转移的趋势。

比如上海人口有向江苏、浙江转移的情况，这既有产业的外溢，也有大城市的“挤出效应”，随着人口不断涌入，个体获得的人均资源没办法覆盖城市的生活成本，被迫向周边转移。但目前看，这类情况在长三角最明显，而且也最良性。

第五，经济欠发达地区，人口不仅向外省转移，还会不断向省内的大城市转移。

比如湖南人口持续向长沙转移，江西省内人口向南昌转移，尤其是强省会模式下的省份，未来省内将只会有老大和老二老三，老三之外的城市，会越来越艰难。

第六，未来抢人大战的力度和烈度会更加空前，人口趋势和城市优势的固化，虽然缓慢但很难逆转。